

中國文化出版社

林泉高致

施元孚先生誕辰三百周年紀念

施元孚先生誕辰三百周年紀念

林泉高致

編者 半溪

雁雲社



雁雲叢書

林泉高致

施元亨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

編者：半溪

主策劃：施中良

出版：中國文化出版社

責任編輯：張脉峰

校助：張炳助 金定強 高榮波

裝幀設計：施金果

電腦制作：徐淑靜 晏麗思

書號：ISBN 962-8697-55-22

印行：二零零五年乙酉十月

定價：十三元

施元孚先生其人代序

元孚先生吾邑蟾河人也，其地清幽，環川有六渚，遂自號『六洲生』。生，志承世業，筆耕之外半及農事，故又稱『半耕堂居人』。居人世家爲吳興施氏占姓，迄宋季志美公羨雁蕩山之奇秀，遂弃官挈家僑遷山之南檀崗而居，以耕讀自樂，山水與親。（檀崗既今白溪樟樹下，隸屬樂清地境，故志美公爲遷徙樂清始祖）。至七世祖松麓公因世亂變故復遷邑西蟾河，公乃明初高士，傳承先祖耕學之風，其文章德行爲當時東甌王湯和所重，王屢聘而未受，後以『盛世高踪』四字表彰之。公著有《松林草》詩集，惜無傳本。至元孚先生凡二十一世，先生欽仰先祖業迹文章，建祠日，呈三聯，一曰：『佩世祖格言，勿泥古，勿溺俗，淳淳在耳；頌先公雅咏，若白雲，若紅葉，穆穆縈懷。』語意警切，非高格者焉能至也。先生平生遵循祖輩順應自然，重耕讀，樂山水而冷漠仕途，風流世業，淵源有自矣。

雍正四年，先生時二十二歲補縣學生員，僅此一試，即弃舉子業，旋從宿學徐翔雲先生習經義之道。徐師平生，布衣爲雄，吾鄉之名宿也。其性淡泊，柔惠且直，重道義文章而輕榮貴利祿，嘗與弟子曰：『吾讀吾書，不關王者』。每教誨弟子則諄諄

誘導，『誨人不露圭角』，身教爲先，寬人嚴己。其曰：『習經義必先言行俱一，爲文章亦當品高則文乃有進。』真高者風範，窮經妙義之音，元孚公得此指授，受益終生矣。

元孚先生乃我區一代名哲，『山水文學』大家，山川之士也。早有『東海先生』稱謂，然我等知之甚微，偶見紹介，亦多簡淺粗疏，不足以道其人，明其志，揚其德義文章。況我輩亦事藝文，於先輩所創之文化功業，惘然無視，心有愧焉。歲逢甲申，時值元孚先生誕辰三百周年之際，承蒙高益登先生薦引，幸得《釋未集》一書。讀之，肅然起敬，遂決意將其二志一集（雁蕩山志、白石山志、釋未集）部分力作，并附紀念文章及詩、聯等合而成帙，名曰：《林泉高致》。此書之問世或可從中略窺先生心迹文章之梗概，一睹施子筆下純真自然之趣、山川鄉國之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于此，謹錄太史公語，以表對六洲先生仰慕之意

二千零四年歲在甲申編者

釋耒集 選輯

如村霞如野綠如古木翹出而瘦曲如山石
肖物而欹缺不周如幽澗出泉自流而自鳴
蕭淡無華簡率不莊田野之態也

錄元孚六洲先生《釋耒集自序》

前言

《釋未集》乃元孚六洲先生文章總匯。當其《雁蕩山志》、《白石山志》告竣後，即着手纂輯此集，始於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五），迄三十九年，時逾六載。此書脫稿之日適逢先生七十之年，離其歸道山僅四年矣。《釋未集》分四卷，其中序文四則，游記五十一則，書、跋、述與雜錄均二，傳五、論八、辯四、約一，合八十一篇，曾由先生族孫施朝洋、朝桂、朝槐、鳴登合校刊行。後『版毀于賊』，清光緒年間繼有族曾孫施懿文、文瀾二君將原刻本四卷并手抄補遺合稱五卷，重付刊刻印行。并由族後裔施振成先生爲再版序，可謂失而復得，缺而復全。

《釋未集》顧名思義，意在躬耕之餘所作。先生曾以『釋未鋤輒搗管吟唔，不計工拙』十二字道明來由。吾近得此書有幸拜讀先生之文，初不以爲然，嫌其平實無奇，似話家常；復讀之，但見神理清晰，語意真切；再三品味，悟之，始覺其行文走筆靜中寓動，縱收自如，韵具『風助灘聲』之變，一回讀之一回新焉。《釋未集》所載，紀游占其大半，除却中雁白石七記、北雁二十八記之外，其游區爲江、浙、閩一帶，地域并不算廣，景點亦不算多，然先生所經之處，無不探精獵奇，尋源探脈，

一一詳于記中。讀其記，如歷其地，如見其人，如繪如談，令人嘆服。

《釋未集》二序由當時督學使者王公傑與文壇巨擘張凌霄先生所作。二文語真意切，點出元孚先生游記文章高蹈超妙之所在：『即非臺閣之痴肥，亦异山林之寒瘦』、『如峰之出雲，如水之興波，大抵非務爲文言以華世者能及』。復慨言曰：『見壽藤古樹，杈杈蟠結于幽岩絕壑中，時時仿佛施子之文』、『三復後，恍置我于盤崗復嶂流水懸泉之間』。堪稱肺腑之言，絕非浮誇虛贊一路也。先生爲文簡樸古淡而意味深醇，下筆據景抒情，天機流露，盡得田野林泉之趣，自然平淡之妙。近人潘天壽先生論文章藝術時寫道：『奇中能見其不奇，平中能見其不平，則大家矣！』，可謂精絕之語，而先生之文正合此道。

游記之外，《釋未集》中多篇涉及人物時事，論古及今，無所不談。小至害禾之蟭，魚雁、義犬、假虎之奇；文士壯漢、烈女諷婦、將相公侯、論佛說葬、談經論交，有觸于中，走筆成文，或談笑自如，盡其妙趣；或義正詞嚴，沉鬱激壯，每到感慨激昂之時，字字驚心，無不發聲振聵，覺人覺世。王學史讀其文，嘆曰：『至辯、論、書、序諸篇，俱有法度，不爲輕佻纖膏以虧其正氣也』，可謂至言。

元孚先生一生致力于一志一集，每成必請名公巨儒爲之序，其文章造詣已成定論，

然先生在日均未披露，『俱哀而藏之』。元孚先生曰：『負千里之能者，固不必以千里見，遇不遇奚論哉！』（逾芙蓉嶺見仙馬記）先生素以爲文章事大，名利事微，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嶽奇歷落，內外斬斬，豈沽名釣譽輩所能及也。『釋末集』由其族孫初刻印行，而得傳世，直至有清晚期，再度刊行流布而聲名大著。惜其刊印極少，尤爲世紀以來，時經列強、軍閥、日倭乃至上改、文革，歷亂一百二十餘年，『釋末集』之流傳較之二志，尤爲稀中之稀。所存僅鳳毛麟角，亦束之館閣，故後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實。基于此，今將先生之文選輯成集，公諸於世，以讓有志於此道者留作品味，留作紀念。

甲申編者

林泉高致 目錄

施元孚先生其人 代序

釋未集選輯

釋未集選輯 前言

釋未集自序 施元孚

蟾河主人說

中秋會獅峰院序

九日宴游管嶼記 游江心記

游白水際記

渡甌江記

游大若岩記

游南雁山記 石樓洞記

玉樓門記

仙甌岩記 游青田石門洞記

游仙都山記

游方岩及壽山記

游永康靈岩記

錢塘江觀潮記 飛來峰記

游虎丘記

渡海觀石帆記

游廈門記 碧環院記

雁說

跋徐翔雲先生經義書諸葛武侯傳後

錄壯士誅假虎事 錄義犬事

雁蕩山志選輯

雁蕩山志自序 施元孚

大龍湫記

剪刀峰記

靈峰記

散水崖記 南閩觀會仙峰記

梅雨岩記

靈岩記

鐵城障記

三十一

名山事業 永著千秋

半溪

五六

北閣登仙橋記

三十二

樂成施六洲先生《釋末集》再版序 施振成

五八

逾芙蓉嶺見仙馬記 登雁湖記

三十三

光緒《樂清懸志·施元孚傳》

五九

入斤竹澗觀連環潭記

三十四

施六洲先生墓志銘 高誼

六十

附斤竹澗行

三十五

鄉賢施元孚先生事略 高益登

六一

泛石門潭記 登飛泉寺記

三十六

鄉音別調話六洲話六洲 袁國唐

六三

梅雨岩記 觀玉霄峰記 過響岩門記

三十八

名山嘯傲詩心在一拾遺篇薦瓣香 張炳助

六五

白石山志選輯

三十九

雁山四奇 施元孚六洲先生《雁游二十八記》選述 六七

白石山志自序 施元孚

四十

施元孚先生誕辰三百周年詩聯集

七一

白石山志山水

四十一

周蘭坡 陳雲谷 張炳助 曹雲霖 趙迪生

游白石山記

四十二

高益登 錢師超 袁國唐 吳勝波 黃有緒

登玉甌峰記 重登玉甌峰記

四十六

趙順龍 金定強 陳天木 黃萬壽 鄭國華

入東際記

四十七

張學松 金志龍 高榮波 吳尊澄 阮伯林

甲寅季秋重登玉甌峰記

四十八

周永國 倪亞雲 施中旦 半溪

眉玉泉記 入西際記 故事

四十九

施元孚先生著述年表

八一

價重名山

五十二

編後語

八六

釋耒集自序施元孚

釋耒集者，樂成半耕堂居人之所作也，居人姓施氏，其所居之村曰蠡河，河有六洲，故自號六洲生，安居食貧，傭工藝殖，春耕綠疇，秋刈黃稻，取其穉粒，以供王稅，擷園蔬以充庖，醞秫酒以泛觴，漁鉤河濱，擊魚膾鯉，晨夕自如，以度歲月，性佇愚，不諳世事，不慕繁華，惟於文章嗜之，不擇居常，隨興荷鋤，行吟隴畔，所見景物瑰奇，人事遷變，有觸于中必寫以文，凡陰晴雨雪之朝，星霜月露之夕，起居酬接，歡愉悲憤之際，釋耒鋤輒搗管吟唔不計工拙，意之所趨，即煩精墨，略無容心也，故其文如村叢，如野綠，如古木翹出而瘦曲，如山石肖物而欹缺不周，如幽澗出泉，自流而自鳴，蕭淡無華，簡率不莊，田野之態也，每耕耘暇披卷翻閱，有見而嬉笑者，有見而慚愧悲感交集者，有見而怒目切齒者，作之情不一致，故文不一致也，故閱之之情亦不一致也，然不敢誇於衆，惟良朋至則出而示之，相與酌酒，究其是否，有教則改之不吝，故稿多塗注，如此者若而年積爲文若干首，有數十言成章者，有多至百十言成章者，俱哀而藏之，名之曰釋耒集，或曰而文既集之矣，無序，盍請於大人先生，居人復之曰，物之急於用者，非先容無路，方且寫田野之閑情，不敢問世奚，乃研墨拂楮，自書其故于簡首

蟾河主人說

管嶼之陽有水焉，其名曰蟾河，濠洄而深，涵六洲而不泄，其隈曰蟾河堡，施氏之族處焉，有施生者，夙窮居，不事榮利，日荷鋤河水上，耕耘嘯傲，或與昆季刺舟而漁，遠去二三里，近則繞村口而返，起居無時，惟意所適，有客戲之曰，吾子之日與蟾河親也，幸矣，蟾河獲其主矣，生退然對曰，吁，子何言蟾河豈余比耶，其源深，其流曲，澄澈空明，碧天一色，爲能供飲汲，任舟航，備灌溉，類才人名士之爲，若余者稟質昏蒙，終鮮巧智，技藝弗工，利濟無術，唐流皆得而侮之，而猶以余爲蟾河主，蟾河其蒙垢哉，客含笑而起，從容言曰，吾子不主蟾河，毋乃知之深而待之疏耶，蟾河之淵泉深靜，波流瑩潔，是蟾河之幽致也，吾子坐穿梨床，寫滿竹書，慕羲黃之淡遠，耽泉石之幽奇，沉浮于俗，俯仰自如，是吾子之逸致也，且蟾河者僻處田間，跳游魚鱉，繚惹烟霞，耕夫漁父日習其間而不知其趣，宦達豪雋雖知其趣而不領，惟吾子者顛倒笑傲，嘯歌自適，流連不忍去，是日親蟾河者惟吾子，而深知蟾河者亦惟吾子，吾子親之知之而不主之，則蟾河將無主矣，于是施生取所捕之魚，携所醞之酒，逐流泛舟，歌吟呼笑，與客快飲于蟾河之側，遂爲蟾河主人

中秋會獅峰院序

山水之傳有二，雁蕩天臺之類，岩壑怪詭，自足顯名于世；蘭亭峴山之類，不必岩壑怪詭，名公鉅人經營德業之所留，騷人學士游宴文章之所系，亦因以水於世，捨茲二者無聞焉。吾鄉獅峰院者，山自東來，屹然而峙，院踞其巔，傍環松竹，下繞溪流，雖乏奇偉之觀而清幽可人，亦山村一佳處也。歲在丙辰，胡子慎修設帳于院，日與山麓楊子國題咏其間，其歲中秋，楊子招諸君會於山館，於時天高氣清，山阿秀寂，提壺挈榼，酌於平岩之上，明月疏星，光流杯輦，率飲箕踞，籌觥交錯，此唱彼和，相笑對談，既醉而起，散行松竹之外，俯矚溪流，空明蕩漾，遙聞鼓音，薄於水涯，二三子叩石而歌，以協其調，俄而風從西來，林薄瑟瑟，單衣夜寒，不可久立，遂宿於山館，明晨睡覺，日在樹杪，於是各爲詩歌繪景據情，以既厥事，噫，吾視茲山澗壑巒石，既無奇觀，不能自傳于世，向之游者，又未前聞也，今山院視昔已替矣，自茲以往，林宇摧而砌石泐，則童然荒山，徒爲樵夫豎牧所謳吟，其不挂人齒頰以傳世，固自然也，然則今日之會，其諸君之樂，與抑茲山之幸，與後之人有能誦諸君之詩者，則茲山其不朽歟，因次其所作而序之以文。

九日宴游管嶼記

己酉季秋之九日，余與昆朋冠童九人同登管嶼，飲茱萸也，風日清明，山河爽潔，憑岩偃仰，興會豪舉，余即席言曰，昔宋治平間，焦侯伯強蒞邑政，侯，名儒也，常過茲山，愛其美竹採爲管，遂以名，山距今七百年矣，山童然峙，竹之廢不知何日，而侯之命名猶在人口不休，今孚與諸君宴游茲山，蒼烟紫岫，掩映筵席，其風景不猶然焦侯登眺時耶，夫山穀秫酒朋從呼笑，自宋以來不知有幾，然皆蓬飄霞落，寂寂無一傳者，而焦侯于登眺間偶焉命名，輒留人唇吻，與山水俱永，然則人事之不朽於天壤詎偶然哉，雖然今日之游不可以不記，九人者林君伯昌，哲人楊君光春，國榮，暨余族兄濟，公言正，繹範，族弟傳璫，誠概與余也。

游江心記

甌江中有江心寺，左右兩峰并立，雙塔矗于其巔，其下松竹間風亭月榭與文山諸祠森列寺旁，遙而望之，噴翠浮青如展畫圖，辛亥秋，余駕舟往游，畢覽其景，讀其詩歌已而登浩然樓，見洪流四繞，風帆去來，南望江城屹屹，烟火萬家，東則靈

昆諸山浮泛海口，與挂綵相掩映，西北湖田在群山拱揖之下，兩溪悠悠，流光千里，因思文丞相當宋季時泛舟登臨涕泣，其胸中勃勃不可遏之氣，所謂浩然者，真是壯江山之色，故人雖亡，而其忠義發爲悲憤，至今猶覺凜凜，所稱百世下聞風興起，洵公其人哉，乃與同人談其逸事，既返，明燭記之，以見此日之游，不在江山眺覽也。

游白水滌記

象浦之源爲洞溪，溪窮則有白水滌，北枕萬山，合諸谷之水，至此垂而爲瀑，人皆以爲奇，而余未之游，己巳季秋，碧環院僧釋明招余游，明日溯溪抵滌口，既午飯，北走山谷中，仰視白水濛濛垂潭，高百餘丈，然皆緣崖而下，視諸懸瀑，殊遠不及，竊慨所見之不逮所聞也，偶坐潭南，見瀑兩畔疊有復壁痕，僧曰，間尚有一潭當在其間，遂結束從潭左上至中潭，狀如半月，度以丈，縱一橫十，其瀑中注，其水深黑，其復壁環抱瀑前，如人拱手胸次，而水由中出，余既昇之，急脫衣去帽，扳峻崖直上，上潭深廣似中潭而復壁整直，狀如奇畫，詭異尤甚，余由壁端至瀑前，瀑隆隆作股雷鳴，飛灑射人，壁端狹不可避，俯首下睇，若立百仞墻頭，輒爲股栗，會樵者集大潭南，見余走瀑中，拍掌嘩笑，余亦大聲疾呼，聲撼崖谷，鳴瀑轟轟，壁若動搖，疑

中有潛龍震驚而出，竊又快所見之逾所聞也，將窮瀑端，山門立不可上，日且暮，相携而去。

渡甌江記

丙辰春暮，日在丙申，施生渡甌江歸，志之於壁，客曰，何志爲，曰，警險也，是日也，余歸自郡城抵海壇，有叟幡首杖立江澚曰，海氣惡，將有颶風，聞者謬之，余亦弗省，既而舴艋皆進，舟子號召吾亦登舟，風靜雲開，赤日經天，泛彼安瀾，棹夫嘯歌，至於三江之匯，遙見海東有波若靛，俄而風起自遠而至，至則四天低黑，狂颶簸激涵涌，怒號翻江，逆潮勢卷山岳，漁艇商帆，紛如萍擾，我舟楫摧，舟人莫措，欲進不前，欲止靡依，號天叫神，相視悲泣，幸而獲濟，撇舟登岸，但見覆舟逐流而下，祇遺一人哀號望救，於斯時也，驚喜交集，回憶幡叟之言，惘惘若失，初何所急而必至是摧楫之時，其不餌蛟魚之口，伴馮夷之鬼者幾何，故君子保身必謹，而老成忠言必不可忽，天下事大都然也，余是以警而志也，既白於客，乃詳其事。